



#1

利维坦的新烦恼 New Troubles of Leviathan

曾途 Zeng Tu

摘要：随着资本与技术的变革，改变了艺术的全部外境：人类身份、生命诉求、创作目的、图像功能、传播目的、信息场域、社群结构以及图像本体的系统生态的进化方式，且每一细节每一环节都已经精致地资本化、商品化了。

关键词：摄影，媒介，图像，数字技术

1
脸书（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obile World Congress 简称：MWC）2016现场。以人类经验而言，眼睛所能见，就是世界，扎克伯格与消费者们看见的应该并非同一世界，但他们都在各自的图像真实里，快乐地凝视着什么。

Abstract: As capital and technology changed, art has changed thoroughly: identity of human beings, appeal of life, creation purpose,function of images, dissemination goal, information field, structure of community, and the systematic evolution of image nomenclature. Moreover, every detail and every link have already been delicately capitalized and commercialized.

Keywords: Photography, Media, Image, Digital technique

伯41:1你能用鱼钩钓上利维坦吗？能用绳子绑住它的舌头吗？

关于摄影和绘画的关系，即便意见纷繁，百余年下来，也都早是老生常谈了，作为两个图像的传统媒介，当下还真的值得就它们的区别再加讨论吗？再一想，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面对这个问题本身，也许还真是个新烦恼。

于此二者，基本历史事实是，摄影并非是从绘画里生长出来，相反它是绘画史的侵入者，绘画之后以题材、媒介与摄影持续地碰撞交融，进而想将之收编进艺术史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一直未实现。因为摄影为人类整体视觉经验带来的扩充与颠覆，不仅仅是针对绘画或艺术，而是广域的人类视觉经验，其催生的图像时代，对人类社群发展影响深远，甚至才刚刚开始。所以当考察两者的关系时，只能先巨后微、由外而内。

欧洲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集约化大生产，促使前所未有的巨大社群聚落——现代城市蓬勃生长，人类与开放世界的关系被城市繁复的社会关系阻断，人类社群的生长动

力由自然与人逐渐转移给了资本与科技，它们剧烈而高效地改变了未来，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人类，对传统社群精英阶层而言这是稳定世界秩序之终结，是上帝死亡，恶花繁茂的肇始；而对平民阶层而言，及宗教改革之后，人仿佛再次获得了争取更大存在的可能，不论是主动、引诱或是胁迫，他们变成了新世界事实上的拥趸与基石，伴随资本主义持之以恒的全球扩张，彻底改变了人类社群构成，以及人类权力结构和生存发展方式，不论各国历史文化或宗教的底色如何，新世界提供给民众的是超族群的未来宣告，只要通过付出时间、参加工作就能追逐“自由”，新时代的自由存在于一个简单的日常行为——消费。当然这也改变了“艺术”，因其改变了艺术的全部外境：人类身份、生命诉求、创作目的、图像功能、传播目的、信息场域、社群结构以及图像本体的系统生态的进化方式，且每一细节每一环节都已经精致地资本化、商品化了。指责这一历程是人类精神整体“平庸化”的批评不绝于耳伴随始终，“规范化”“标准化”是集约化大生产的基础，“平庸化”“同质化”自然就成

为塑造消费者（大众）的基本要求，甚至是目的，没有消费的生产是违背资本逻辑的，至于差异性的批评，商业社会可比集权社会聪明得多，只需要将批评转换为特供商品，噪音也可以是美妙的音乐啊，还会卖个好价钱。

在“上帝已死”今生有限的时代精神模式下，“物质”性是唯一可充斥生命的证据，生命如此，艺术自然如是。任何一张绘画都具有物质的唯一性，赋予这唯一性的是某个具体的人与世界的交道，而后经由语言留下的时间证据。这一证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们是书写绘画史的共同族群，很显然这个族群过去必定不是平民大众。所以当摄影开始为世界制造图像，甚至将高贵的绘画也转换为图像时，绘画作为图像的唯一性特权被“机械复制时代”的摄影削弱，经由印刷、电视、电影分享给平民阶层，并伴随经济社会扩张，形成了19—20世纪全新的图像史。图像史的书写族群则不再仅仅是画家与拥有者们，而转变为艺术家与大众，甚至主要是大众。摄影术的诞生极大地扩展了世界图像化的产生路径与数量，其实它只是顺便破坏了绘画对图像的垄断生态，图像幽闭在物质



中的灵魂终于得以与物质分离，经由摄影以近乎福音的方式降临大众，绘画残留的唯一可垄断价值，即是它最后的本体——“物质”性。不难注意到通常占据媒体头条的艺术新闻是关于艺术品拍卖的价格奇观，事实上可拍卖、收藏的并非绘画承载的图像，而仅仅是承载的其图像信息的“物质”。当然，消费社会的垄断媒体引导大众关注的一贯导向是将一切伟大指向消费行为。相对于绘画的唯一性，即便照片可复制，但其冲印过程依然给予了每张照片足够的“物质”性，所以当照片也开始风靡收藏界时，新的革新力量必定就已经出现了，数字技术与互联网通过将一切图像数字化，完成了对图像权力彻底的瓦解。

摄影不懂绘画，却可以将绘画的图像与物质性分离，破坏掉绘画过去封闭的本体；数字技术则更加彻底，它使得一切图像不能生成任何的权属和本体边界，对数字而言，一切只是数字。机械复制被数字复制更替，使图像的彻底民主化成为可能，而随之崛起的是数字语言的诠释霸权，图像的彻底平庸化才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如果说摄影和电影是具象的艺术与科技的融合，那么数字技术

则是更加抽象的语言与科技的融合，摄影消除了图像与画布的关联，数字技术则计划消除一切和物质的联系。图像民主化的基石，是人类社会的民主化进程，驱赶西方绘画去往现代的也许是摄影，但最终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民主大众的选择，艺术继与神、与王对话之后，这次真的轮到了大众说了算。摄影也许把一切甚至绘画捕获到了机械成像的图像上，而接下来电视则将所有图像（绘画与摄影）转换为电信号发布给更多的大众，同步性加运动影像极大增强了图像代入感，轻松地分流了静止图像（绘画与摄影）前公众的视线。当然升级分辨率、提升实时传输、丰富影像内容、增加交互体验，进一步抓取观看者的视线就是后来者的任务，也就到了今日那高效、快捷、丰富、便捷的集大成者——IPHONE。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图像过载的时代，所有人都拥有所有图像，貌似所有人已经成为所有图像的主人，世界正在全民的影像狂欢中日新月异地图像化，图像产生之处，即是世界被景观化之时，图像以光速数字化建构着一个全新的图像世界。对绘画的图像剥离，掩盖了绘画本身，对世界的图像剥离，也将掩盖物质界本身。一切以

幸福之名开启的自由，往往会演变为新的权力乃至暴力，图像世界的权力并非虚无，它的主人——科技与资本都已逐渐成长为了一种超国家超文化的类宗教本体，它们承诺未来的幸福和自由为彼岸，以有限和不足为原罪，强调当下的身体与欲望，并不断更新、指导接近的方法与路径，以物的永续丰茂为福音，诱使大众追逐圣徒之名（数字世界称之为终端，资本世界称之为消费者），唯此，科技与资本方可由抽象的概念，演变为永续生长、繁衍的“超生命”本体，寄居于人类的肉身之上。

艺术一直建构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当下，人的立场是什么艺术就是什么，这个时代人是什么？何为艺术？何为世界？何为关系？

于国人而言，中国是国也是家，往往容易忽视，东亚这个国家更是人类历史的时空场域，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政治30年红，改革开放到金融危机，经济30年蓝，红也好，蓝也罢，60年的路再往前再接一百多年才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场域故事，历程坎坷，这坎坷相当部分来自与国际现场的混乱互动，却正说明了中国始终都是全球现代化

中的重要场域，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资本力量的崛起，使得中国与全球的共时性脉动越来越强，中国现场甚至往往就意味着时代现场。要考察这一事实，直接指标应该是资本和科技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深广度，也并非仅仅是浅表的意识形态的权力之争。在中国艺术现代化的小历史生态中，也许媒介形态讨论还有余地，但数字时代的代际更迭正在波澜壮阔地转换着人类现场。如果中国艺术家仅仅宅居于小部落的庇护所生态中，于整个人类场域放弃所谓“自由意志”的主体思辨，如果不去回应现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与科技对人类整体社会现场未来的诠释与垄断，绘画、摄影乃至其他传统媒介的区别，也就仅仅是消费社会中图像生产的部门区别，艺术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类精神聚集所的美名就应该直接转交给大数据主义和机器算法的进化，传统媒介不如退而求其次，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求个保全。

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现场，中国艺术必须作为一个社群的现代化，才能完成自我生态的活体更迭，才能实时与广域地与时代与场域互动。新世纪以降，这种整体生态正在逆

势而动，媒介之见多于艺术之见，中西之见多于时代之见，区域之见多于整体之见，权利之见强于思辨之见，分而王之的各种艺术生态被各类资本与权力绑架，最容易看到的是传统协会的衰落、多元批评的缺失、艺术教育的萎钝与艺术资本的疯狂。

所谓未来，最大的挑战不是图像媒介的更迭，而是人类存在本身的彻底图像化、数字化、同质化，资本化，资本与科技作为人类力量延伸的历史结果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跃跃欲试地等待进入一个全新的巨大身体——一种超时空的全然存在，时髦一时的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都只是生命形态大革命的序章。

人类也许一直有一种幻觉——它能掌控幻觉（图像）本身，但如过往一样，它做不到，事实上我们总是被幻觉吞没。数字世界许诺我们一个完美和彻底的幻觉，成就一个未来。这件事好像和艺术有关，又好像无关，好像与你我有关，又好像无关。利维坦的巨灵，一直寻找着新的姓名，和你我一样，为了自由与无限。

1
阿里郎
朝鲜巨型团体操和艺术演出
为展现朝鲜（北韩）的国家形象，表演往往动员数万群众共同完成巨幅背景图像的转换。被隐没的举牌群众们需经过长久训练才能完成的整齐划一的行动，以造就巨大的理想脸庞，它代表着更正确的范式。它们在自己图像世界的真实里，坚定地凝视着什么。